歷史與空間

■卜憲群

先秦至漢魏的鄉論與國家

編者按：應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與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的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教授於7月6日到訪中文大學，作了題為「『鄉論』與秩序」的演講，本文為演講摘要。

鄉論是鄉里基層社會（包括地方州郡縣）對鄉里人物及其行為、王朝政治的一種輿論評價，存在於中國古代社會。這種評價構成了特定時期鄉里社會的輿論氛圍和鄉里意識，也與國家秩序存在着密切的互動關係。發達的鄉論出現在東漢，但其淵源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傳說時代。我國歷史上自國家產生後，民間鄉論就以各種形態延續下來，體現出中國歷史的特色。西周貴族制下「國人」議政和「國大詢於眾庶」的政治傳統，是原始民主制的遺存，也是鄉論的萌芽。春秋戰國時期，國家權力向基層延伸，鄉里行政體制開始建立，國家權力與民間輿論互動的政治傳統並沒有消失。我們從這一時期的文獻中仍可看到這一傳統的延續。如春秋時期鄭國執政子產、齊相管仲以及春秋末期的孔子，都十分重視民間鄉論的作用。至戰國，活躍的民間鄉論不僅繼續發揮出政治輿論的功能，而且對鄉里人物的普通生活也產生着一定作用。隨着區域性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形成，對民間鄉論的控制也逐步產生。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民莫敢議令」，就是這種狀況的反映。秦統一後，更將這一法令貫徹到極致，造成了民間鄉論與國家關係的斷絕，這是秦速亡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漢統治階級借鑒歷史教訓，不僅逐步廢除了秦代的相關法令，而且在民間鄉論與國家秩序間構建了一條政治渠道，這就是察舉制的建立。察舉制固然不是民眾的鄉舉里選，也並不都是依靠輿論，但鄉里輿論是察舉的一個重要支撐是不爭的事實。這為兩漢政治與民間鄉論的結合開通了一條有效的渠道，也是兩漢延續四百多年的重要社會基礎。

流行在鄉里社會的鄉論體現的是民間秩序，對於鄉里人物的行為舉止雖然沒有強制性，但有實際規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鄉里人們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順應這個價值取向的人獲得好評，違背這個價值取向的人則受到批評。這種規範人物行為作用的鄉論與國家權力的作用分不開，兩漢王朝不僅致力於鄉論內容與價值觀的控制與改造，倡導符合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鄉論，還把鄉論所體現的社會秩序上升到與國家法律、政治制度相結合的高度，兩漢特別是東漢大批官吏選自於鄉論的優秀者都是明證。

鄉論是鄉里意識和秩序的反映，但又不能把它看作抽象的全體鄉民的共同價值觀。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鄉論，體現着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也體現着鄉里社會各階級、階層的意識，特別那些是壟斷鄉里的大姓名士的政治訴求。東漢後期鄉論脫離國家走向獨立化的發展就有着深刻的階級與社會背景，王朝腐敗導致的社會失望與大姓名士對鄉里社會的控制都有重要影響，但更為重要的還是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所導致的階級、階層關係的變化。由於兩漢以來鄉論與仕進的充分結合，導致漢魏之際興起的大姓名士以壟斷鄉論為切入點來表達自身的政治訴求。這些大姓名士的所謂個人風度與權威的形成，從本質上說並不是他們的個人魅力，而是有着深厚的階級基礎。東漢國家沒有能力來處理這種新變化所導致的矛盾，也就在這種矛盾的交織中走向了滅亡。繼之而起的魏晉國家代表了新的地主階層利益，把日漸獨立化的鄉論重新納入國家秩序的範圍，表現出他們將鄉里社會秩序與國家秩序相統一的深刻意圖。

對鄉論的重視及將鄉論納入國家秩序的軌道，說明秦漢以後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與地方社會秩序之間存在着互動。這種互動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不斷強化其對地方社會秩序整治的反映，也是地方社會秩序不斷影響和干預國家秩序的結果。我們知道，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是社會決定國家而不是國家決定社會，社會的經濟結構與階級關係決定着國家形態的基本形式。秦漢的民間鄉論並不是純粹的、自然的、獨立的鄉里輿論，它既受國家權力支配下的主流價值觀的影響，也受當時社會經濟結構與階級關係演變的影響。戰國至西漢初期重功利色彩的民間鄉論是與當時的國家政策分不開，承繼戰國餘風而來的游士、富商盛行於鄉里社會，也對這種功利化的鄉里輿論形成起了推動作用。漢武帝推崇儒學，以儒家思想改造鄉里社會，並與察舉制結合起來，國家倡導的主流意識形態開始在鄉里社會形成，但其效果到東漢才真正發揮出來。東漢中期後豪強地主、官僚地主及以文化見長的儒宗地主盤踞鄉里，也開始對鄉論產生影響。鄉論與仕進的結合，鄉論與大姓的結合，鄉論被名士的壟斷，都體現了以他們為代表的地主階層與國家在權力上的爭奪。在東漢晚期這種爭奪日益明朗，其表現就是鄉論脫離國家秩序的獨立化發展。但是，這種獨立化的發展並不符合代表地主階級整體利益的中央集權的要求，九品中正制因此隨之產生。這一制度是國家試圖將淪入名士手中的選人權力納入國家秩序的反映，但由於中正是由大姓名士出任，他們是日益增長着的門閥勢力的代表，因此中正更多反映的是門閥地主階級的利益。儘管這個制度在短期發揮出一定作用，但國家在鄉里基層社會的統治實際是削弱而不是加強了，它反映在政體上就是皇權的衰弱，門閥政治的形成，秦漢國家形態也因此向魏晉國家形態轉變。這是我們考察鄉論必須注意的問題。

■卜憲群教授日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

書若蜉蝣

■葉 輝

姻緣石與蘭谷

姻緣石位於寶雲道，據說為「求配偶得配偶；求子嗣得子嗣」的神奇石岩，猶如石筆斜插在石座上；復有一說，此石酷似陽具，故得「求子嗣得子嗣」之名；其實寶雲道一帶俱為危險斜坡，恐防山泥傾瀉，港府遂派員為斜坡處理工程，豈料竟出現一塊有如人頭般的岩石，頂端更長出青草，恰似頭頂上的亂髮。

話說在1964年，在當地及附近聚居的市民自發捐款，私人集資而將此岩石粉飾，在其下半部分繪成人身之形，其後亦增設印度教的四面神等神壇多處，日久而漸變成朝聖之所了；每逢農曆初一及十五日均有善信前往參拜；而祈求姻緣的善信每逢農曆初六、十六及二十六日，均會到此石膜拜；而農曆六月，傳說為石公及石婆誕辰之月份。

早在二戰期間，就有一名日本憲兵與一名中國女子相愛，但卻遭家人所反對，其後雙雙私奔上山雙宿雙棲（即姻緣石現址），及至後期，兩人就餓死於山林間而化成人形石頭；傳說此對異國戀人託夢給北角一帶的婦女，許下諾言，盡力撮合所有向之膜拜的有情男女；姻緣石從上世紀50年代起，祈求姻緣特別靈驗。

站在此塊奇石之上，可俯瞰山下景色：灣仔、跑馬地馬場、黃泥涌盡入眼簾；或者可從舊灣仔郵政局出發，沿指示牌步行至灣仔峽道，再向上行，大約20分鐘即可到達「蘭谷」，此地又稱為寶雲道花園，再前行約20分鐘，就可到達姻緣石了。

其實所謂「蘭谷」，就位於寶雲道與寶雲徑的交界處的峽谷，在二戰前，為V字形之向北峽谷，三面叢林，兩旁山溪流水，寶雲道橫架溪澗之上，實際上就是一道幾丈長的三眼橋，橋的兩端都有小徑進入風景清幽的峽谷。

當地市民遂稱之為「蘭谷」，峽谷的岩石壁上，由遊人鑲嵌四塊大理石漢字雕刻：從右至左為葉恭綽所題的「聽泉」、陳鑑坡所題的「活水」、海天逸叟所題的「滌塵」（已失）及佚名所題的「清泉」；當中的「活水」（或稱「活水公園」）至今仍為部分市民對此處的雅稱。

就在民國三十年（1941年）之時，就有10位旅港的親清朝讀書人定期在此地聚會以研究詩詞歌賦，時人稱之為「九老團」，其中最年長的為當年78歲的劉薇卿及77歲的梁覺民，其餘則為嚴醒庶、馮子舟、甘卿遠、胡選默、羅亦璋、莫雨澗、岑季翹、呂觴憮；其中呂觴憮當年僅55歲，因此不入九老之列。

他們舉辦「蘭谷雅集」，以「撥雪尋古道，倚樹聽流泉」為韻，拈韻分題，吟詩幾十首而成詩集《蘭谷吟》，由最年長的劉薇卿撰序，開端有「寶雲道，香島靜境也，最勝處曰蘭谷，仰接層巒，俯臨清澗，蔚然而深秀」幾句，遂將「蘭谷」的美景加以描寫出來，於此傳為佳話；及至1965年春季，港府在峽谷填土，改建成公園，當年建造一座四角涼亭，復有小徑，座椅、花圃及盥洗室等設備，以方便各地觀光客。

詩詞偶拾

■李潔新

煙雨樓畔頌紅船

序：在迎來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七．一」既是中國共產黨建黨日，也是香港回歸祖國紀念慶祝日。97載崢嶸歲月，共產黨日益偉大，屢創輝煌。21年星轉斗移，香港光彩煥發，頻立佳績。盛事喜臨，賦詩詠賀。

煙雨樓畔綠水鄉，　艱辛難折磐石志，
柳橋曲徑菱歌揚。　數輩奉獻續鴻章。
仿見紅船輕解纜，　改革開放邁闊步，
動如蟠龍氣勢昂。　康莊大道巨手創。
英賢豪傑握風雲，　嶄新時代材人出，
飛槳擊浪湖中央。　攬月捉鱉挺身扛。
倉斜盛溢救國情，　高懸明燈新思想，
舵正何懼秋雨狂。　奮發初心慨而慷。
金斧銳鐮旗幟紅，　錢塘潮漲鯨舟疾，
砸鎖斷枷爭解放。　東出浩海奔四洋。
工農振臂破寒霧，　水寬天高任馳騁，
浩浩蕩蕩奔前方。　縱橫捭闔當自強。
拋頭瀝血奠河山，　南湖畫舫搖春秋，
披星帶月踐理想。　銀波接天擁嬌陽。
雄雞初啼殘夜盡，　且把清漣當醇醪，
神州笑顏迎曙光。　痛吞暢濺船頭上。

生活點滴

■青 絲

舊時光裡的雨傘

登山時突然遇雨，被困在半山腰的涼亭裡，躲雨時，我把受困的尷尬情狀發在同學群裡自娛，有好心人說要給我送傘，讓我非常感動，也想起了許多與傘相關的舊事。

南方的夏天很有小孩兒的脾氣，經常說變就變，剛才還是艷陽高照，晴空萬里，一會就可能烏雲蔽日，傾盆大雨，不論開始和結束都很突然。過去的家庭多不寬裕，每家只有一兩把傘，由一家人共用，若是臨時遇雨，家人經常會互相送傘。其實夏天的過雲雨，來得快去得也快，加上過去的城市面積不大，即使沒有傘，找個地方躲一躲，甚至冒雨衝一衝，就可能到家了。但是，送傘的意義卻絕不僅止於遮蔽雨淋，而是讓家人知道，不論外面如何風急雨驟，天色昏暗，都不是孤獨一人，還有家人在惦記着你，關心着你。送傘實際上就是黏合親情、傳遞關愛，讓家人產生認同感的紐帶。

我目睹過很多送傘的情景，但有一幕至今不忘。我讀小學時有一個下午，突然狂風驟起，烏雲密佈，一場大雨眼看馬上就要到來，很多同學都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看有沒有人給自己送傘。但可能是工作時間的緣故，大多數家長都沒有空，只有一個男同學的父親是木匠，時間比較自由，送傘到了學校。那個男同學就在全班同學羨慕的目光中，走出教室，從父親的手中接過了雨傘。那種滿滿的幸福感，也讓我第一次明白，有一些東西是用金錢無法買來的。

1970年代，人們用的都是無法摺疊的長柄雨傘，隨着改革開放，從香港進口的摺疊自動傘，是最時髦、也最受歡迎的用品，與錄音機、電子錶一樣，成為時尚青年的標配。我少年時，隨家人回湖南祖籍，看到鄉間的商店，還有用油紙做成的雨傘出售，傘骨、傘柄全部都是竹製的，沒有一丁點金屬。我感覺非常新奇，為此專門到製傘的工匠那裡，觀看了油紙傘的整個製作過程。製傘的竹子須事先浸泡一個月，進行防蛀處理，再剖削成條，逐一搭配鑲嵌成支撐傘面的龍骨，然後架在傘柄上進行開合測試。

完成了第一步，接下來是用韌性好、摺疊不易皺裂的厚棉紙裱糊成傘面，然後用白蘇的種子搾油，塗刷在傘面上。白蘇油的質感細膩，分量輕，製成的雨傘防水性好，也更輕便易攜，沒有塗抹桐油那麼厚重。而這種油紙傘，就是古人用的「油蓋」。北宋陳師道詩曰：「廉纖小雨濕黃昏，十里塵泥不受辛；轉就鄰家借油蓋，始知公是最閒人。」經由油紙傘渲染的生活場景，即為現代人展開想像提供了生動憑據。我當時很想帶一把油紙傘回來，可是家人不准許，時隔數十年，每次想起仍引以為憾。

後來對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看到英國人因島國氣候，雨水頻繁，長柄雨傘是貴族紳士不可缺少的行頭裝備，我才知道雨傘也大有門道。像英國一些名店出售的手工雨傘，售價高達數百英鎊，比我們用的普通雨傘要貴上一兩百倍。不過，這種頂級雨傘之所以昂貴，也並不只是因為品牌效應，而是質量與服務的結合。曾有一家名店的夥計說：「有一位紳士曾到店裡來修過一次我們賣過的雨傘，當時他19歲，而現在他已經87歲了，卻從未光顧過第二次。」隨着時代發展，雨傘的功能性已不再是排在第一位了，而是逐漸蛻變成了一種時尚道具，更多的時候是起到裝飾和氣派點綴的作用，是使用者向吃瓜群眾潛在闡釋自己身份地位的視覺名片。

古典瞬間

■唐寶民

那一代人的胸懷

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北大學生羅家倫、傅斯年等人創辦了《新潮》雜誌，為新文化運動搖旗吶喊，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後來，又有幾名北大學生創辦了《國故》雜誌，專與新文化運動作對。據錢穆先生披露，《國故》雜誌創辦的時候，沒有什麼經費，蔡元培校長知道了以後，每月特撥校款三百元資助《國故》雜誌。蔡元培是支持新文化運動的，因而也是支持《新潮》雜誌的，按理說，他應該反對《國故》雜誌才對，但他卻撥出校款幫助《國故》雜誌，足見他的胸懷之大。

顧頡剛主持《燕京學報》時，曾向錢穆約稿。錢穆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交給顧頡剛，但顧頡剛不同意錢穆的觀點，兩人因此發生了爭執。雖然如此，顧頡剛卻並不介意，依舊刊發了錢穆的這篇文章，還推薦錢穆在燕京大學任教。錢穆感慨地說：「此種胸懷，尤為余特所欣賞。故非專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錢穆和馮友蘭曾同在長沙臨時大學任教，在一次演講之後，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誰也說服不了誰，最終不歡而散。但從那以後，馮友蘭仍帶着他的未刊稿來找錢穆，請錢穆批評指正，這就是一種難得的胸襟。

錢穆在成都時，昆明各所大學正鬧學潮，聞一多很活躍，到處演講、發表文章，有些文章是針對錢穆的，罵錢穆「冥頑不靈」。陳寅恪當時也在昆明，看到了這些文章。後來陳寅恪到成都，見到了錢穆，把這些都告訴了錢穆，並對錢穆說：「你當時如果在昆明，應當以誹謗罪到法庭去告他（聞一多）。」但錢穆卻說：「這是一個思想問題，凡聯大左傾的教授，差不多都視我為公敵。一多是一個性格直率的人，這種事哪能讓法庭判決呢！」後來聞一多遇刺身亡，錢穆再到昆明，還親赴聞一多身亡處憑弔。

所謂胸懷，就是一種包容的氣度，包括對異己的包容、對不如己者的包容……只有這樣，才會形成一種從廣大處覓人生的態度，從而達成人生的大境界。

來鴻

■翁秀美

人間好夜

深夜花園裡，四處靜悄悄。樹葉也不再沙沙響。夜色多麼好，令人心神往，在這迷人的晚上……這美妙清幽的歌聲，伴着手風琴，百聽不厭。夜，是多麼迷人、醉人！

夜深。人靜。當世界褪去色彩，夜幕跟着張開，如水一般的寧靜、溫和、博大，掩蔽了白日的喧囂爭鬧，讓一切清零，讓所有的生物被舒緩而漫長的睡眠包圍。忙碌了一天的人們睡了，奔跑了一天的鳥獸睡了，小昆蟲兒睡了，連植物們也睡了。黃槐的小胖葉子夜裡會一對對的合攏起來，任你如何將它們分開，也不會聽你的，它們要休息啦，天亮後再慢慢伸展開。三葉草也是如此。清麗的睡蓮，從來都是早開晚睡，夜晚經過它的小池，片片花瓣緊緊相擁成花苞，那是未盛開的模樣，也是酣睡的模樣。

那夜的模樣呢？無可描摩，黑得徹底、舒展、厚實，是黑色加黑色，黑炭堆裡撒墨汁。這濃濃的黑，阻斷了一切，包裹着世界。站在這夜裡，睜大雙目卻覺眼前茫茫，不知路在何方。夜的黑，伸手不見五指，就像掉進一個黑洞，黑漆漆的，周圍的一切不復存在，深一腳淺一腳，一腳踏出去，不辨東西。

但這般的黑夜是最美的。夜來時，白天的美景依然在延續。春夜，小雨下一場，麥苗高一節。夏夜，有心人可等曇花難得的綻放，聽到夜鶯悅耳的歌唱。晶瑩的露水，是秋夜捧出的珍珠；一望無邊的雪景，是寒冷的冬天趁夜裡悄悄鋪就。也是最寬容的。任何時候，黑夜都喜愛明亮的色彩。在黑暗的底色上，有無數跳躍的動盪的點點燈火，如夜幕中悄然開放的朵朵小花，姹紫嫣紅，五光十色。更有月之皎皎，星之閃耀。夜，因此而溫暖、而燦爛、而柔軟、而不輸白晝。

夜，多麼好。人間好夜，都做了良宵。良宵裡生發的詩與畫、愛與情，為好夜添了無限靈動與風華。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這落花山鳥、空谷幽香的夜，尚不能時時遇到。若有人湖邊月下吹簫，松下對月弄琴，當屬難得的良辰美景了，靜靜欣賞聆聽，心與神馳，當會喜悅至感動至落淚。

兒時的夜晚，春夜冷，秋夜涼，冬夜冰涼。最好是夏夜，基本上在屋外吃飯睡覺聊天。有星有月的夜晚，怎會覺得黑？聽蛙們與蟲兒們高唱低吟，我與梔子花、與青磚牆、與小院，彼此聽着對方的呼吸。躺在門板上，臉對着天，此時，整個天空都屬我一人。天上星星密集而深邃，時而金黃，時而透亮，舉起手臂，它們就在手指前方，卻是遙不可及。李白說：「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情人間的許諾「摘下星星送給你」，實在是美麗得叫人神往的浪漫。聽那些久遠的傳說故事：牛郎七夕會織女，林沖雪夜上梁山。《聊齋》裡的書生遇上美麗女鬼，多半在夜裡；兩軍對壘時出其不意的偷襲，也多半在夜裡，馬蹄子裹上布，軍士口中銜枚，逼近敵營，一舉成功。

在「夜晚」這樣一個特定的時刻，述者大有興致，再打開詩文的百寶囊，得意地信手拈來，聽者亦覺妙趣橫生，彷彿穿越千年，與想像中的人物事件聯袂同行。

夜，始終眷顧着人世間，依時而來永不缺席，深深懂得人間的喜樂悲歡，它溫柔地收納了年年如此這般相同又相異的無數情感。

夜，可記得？縱使客船不在，張繼不在，那夜半鐘聲仍在，流響姑蘇數載。夜半吹笛，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兩相散，也有笛音縈繞千年。可記得？元宵之夜，上下星月爭輝，帝與萬民同樂，燈山人海中，有人低眉含笑，有人淚濕春衫，有人尋他幾度，有人寂寞倚欄杆。同時，夜也肯定不會忘記：中秋之夜，天下人共一輪月，離別者盼團圓，團圓者怕分散，惟虔誠祈願月長圓，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夜晚，給心靈一片寧靜的精神綠洲，給身體自由自在做夢的時間空間和無數夢般的回憶。這安逸的良辰，是情人約會的時辰，是相思滋生的時辰，是休養生息的時辰，也是生命延續的時辰。人間好夜，萬分美好，我們盼着夜的降臨，被黑夜拉入無邊無際的溫馨懷抱，閉目，微笑。

哦，這深情的、靜謐的、令人沉醉的夜！